

◇ 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一张大嘴带着一群鸟在海面上徘徊。

海面阔大。离得越远，越显阔大。又蓝又浩渺，和天空连成一个夹角。汹涌的波涛在这夹角里也似死水微澜。鸟是灰色的燕鸥，毫无章法地上下翻飞，如盛夏之蚊，紧紧围绕着那张嘴。嘴属于水面下的鲸鱼。像蚌壳一样张开，片刻后闭合，喷出一股水。如是者三。虽不得见，却可以想象，水面下的鲸鱼躯体扭来扭去，甚至偶尔直立起来。

这是一条布氏鲸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硕大的身形支撑起它的自信。整个海面都是其领地，它上下左右来回穿梭，皮肤被海水摩擦得愈加光滑。所到之处，鱼虾奔逃。这一逃就乱了阵脚，你撞我，我撞你，彼此挡住去路，正好落入鲸鱼的陷阱。而鲸鱼还在不慌不忙地转圈，把更多的鱼群赶进来。感觉够吃一口了，才张开大嘴，将其吸入腹内。同一时刻，燕鸥们纷纷落下，力争从鲸鱼口中分一杯羹。

岸上的人，和坐在渔船上试图靠近鲸鱼的人，都在惊呼这场围猎盛宴。

消失的鲸鱼

这是我从视频中看到的画面。2021年6月的大鹏湾内，出现了一条鲸鱼。大鹏湾位于深圳的大鹏半岛与香港九龙半岛之间，属浅海区域。深圳地形呈长条状，东、西临海，南面除了和香港交界的地方，也临海。这条鲸鱼让我忽然意识到，原来自己一直生活在海边。

一个多月后，忽然传来消息：小布不幸离世。视频中，那条鲸鱼已被裹住吊上了船。有人怀疑是否那条鲸鱼，官方通过比对给出了明确的答案，就是它。

那么健康的一条鲸鱼，居然以这样的方式离开，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我想象过它的各种离开方式，比如，它越长越大，浅海已无法盛放躯体，它在众声欢呼中游入深海，自此一别两宽，各自安好；或者一夜之间神秘消失，来去俱无踪，只有不会说话的月亮知其去向；或者是某一天兄弟姐妹们终于发现了它，集体将其接走。岸上人虽依依不

舍，却也为它高兴……这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发生，便像肥皂泡一般“啪啪啪”挨个儿破碎了。有人分析说，小布可能是饿死的，也有人说是可能被经过的渔船擦碰而受伤，我则固执地断定它是孤独而死。这世界上，还有比孤独更伤害心脏的吗？即使它有一颗硕大的心脏。

小布被科研机构拉走，最后应该是要做成标本吧？在我的理解中，一鲸落，万物生，它的尸体若沉入海底，会给众多生物和微生物带来营养，令其一代又一代繁衍百年。它如何把成千上万的鱼虾吞下去，就会如何再还给那些鱼虾的子孙。如此，它的魂魄就回归了大海。在广袤无垠的大海里，谁都不欠谁。

而它终于被捞起，挂在空荡荡的屋子里。如今过去了一年又一年，它白白的骨头，每天被目光和灯光照亮，似刷了一层看不到的漆。这条鲸鱼改变了我，和这个城市的关系，让我和大海发生了连接，我也要帮助它。将来某一天，若有机会去参观骨架，我会带一个瓶子，装上半瓶海水。我将它的灵魂收纳进来，带到海边，打开瓶盖，轻轻挥洒。水落入海，它也重新回到了家园……

◇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一放假，总要给孩子们安排点活动，上课、写作业、每天外面溜达一圈。在寒假，还要过个非凡的春节，再争取短途游一回。

不管寒假暑假，因为有两个孩子，我家总是非常闹腾。寒假开始前，孩子们总会下决心，要在一星期里解决所有的寒假作业，然后过年好好疯玩一下，外加憧憬着过完年，可以再来个短途游。

在一些略高压的政策下，这样的计划总是能先推进几天，通常是较早就做完了寒假作业。两个孩子都不爱看电视，也不玩iPad游戏，女儿有友的最爱是看书，儿子小友的最爱是钢琴。

有友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看书上，甚至以两天看完三本书的速度扎进书堆。但她整天端坐着看书，我担心她的视力，也担心她体能的下降，好在今年寒假她参加了区里的一项跳绳比赛，每天亲子跳：家长和孩子各2分钟耐力跳，外加她一人的1分钟跳。到后来，双友爹跳绳跳得膝盖疼，可我双手都“网球肘”了，没法上阵啊。在有友的

寒假啊寒假

再三央求下，我套上护肘，硬撑着跳了两天，实在不行，网球肘疼到手完全不能动，只能放弃，继续换膝盖贴着膏药的双友爹上阵。

一放假，小友几乎就是有友的玩具加跟屁虫。假如我偶尔发出一个放开疯玩的指令，家里绝对变得闹哄哄。

弟弟小友每天上午还有一项保留节目：跟着外公出门兜一圈。不过因为有姐姐一起放假在家，小友在家倒也不厌气了，有时也愿意多一些时间待在家里。

尽管有年龄差，姐弟俩依然可以从扮家家玩到捉迷藏。他俩玩起来疯，吵起来也厉害。在电脑前工作的我，经常会听到一声惨叫加一阵大哭。这时，我就必须马上放下手头的活，当老娘舅。弟弟见我来，立马笑嘻嘻地讨救兵。有友则噘着嘴，满脸的不服气不高兴。

这样的大吵小闹，每天都要上演

N多次。有的争端调解不成，只能靠我的“一声吼”平息。吼声越来越多之后，我开始反思一个问题：我是不是也该多些时间让俩娃发泄发泄？平时在学校，他们有体育课、有社团活动，有机会把自己的能量彻底释放完，带着满满的知识回家。在假期中，天性活泼的他们也确实活动受到了一部分限制。

其实，疯是孩子的天性。我们必须找机会让他们释放自己，“皮一皮”“疯一疯”“闹一闹”，这也是一种发泄。也许你会觉得很吵，或许会觉得他们很烦人，但对于孩子们来说，这就是释放，有时坏情绪也会随之烟消云散。

有两头“神兽”伴随左右的假期，对父母绝对是一种考验。上班之余，每天得给娃娃安排好作业、活动，你只能逼着自己变强大，还必须学着消化坏情绪。但每次假期，总能让我发现孩子们可爱的一面，对亲子和教育方式也会有一些启发。

寒假啊寒假，大人小孩都必须学会动静皆宜之法，也必须学会见招拆招。好在，终于快开学了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第一次见到水火相容奇景。

地有裂隙，似泉眼，有水涌出。汩汩有声，以纸引火置水面，瞬间熊熊火焰在水上升腾。火光灿然跃动，久久不息，因此名烈焰泉。老话说，水火不容，常指势不两立，如今水火都能相安无事，世间还有什么不能兼容、释怀之事？

孔子说，夏虫不可语冰，意思是说认知局限了见识。“荡胸生层云，决眦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说的也是见识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读好书，远阔胸襟，多行走，增长见识。

眼前泉水浑浊，只见泉涌，不能见到底部，手伸入水中，微温，入嘴咸。旁边地上泛着白色盐花，粒粒结晶，盐花胜雪。

此处为克拉2气田所在，地下有丰富的天然气，气从地底泄出，才有此奇观。地壳演变，构造变化，山移水退，形成了独特的雅丹地貌。周围岩石壁立，奇雄，粗犷，造型各个不同，山崖远天，巍然耸立，一团铅色的云压下来，暮色近了。

往来克拉2气田多次，第一次见到了烈焰泉。遇上帕满湖也是首次。

从哈得作业区经沙雅县前往克拉2

烈焰泉与帕满湖

气田，途中有许多胡杨，秋天胡杨黄了，树树挂满金币，棵棵胡杨身披金甲，高大粗壮、凛凛有威，气度华贵。越往里走，胡杨越高大丰茂，人似在穿越黄金大道，胡杨又端庄又富贵，灿然生姿，戈壁大漠变得美艳、风情，沧桑褪去、风尘褪去。叶随风舞，飒飒有声，看得人心旌摇曳。这条路当地人称之为胡杨秘境。

一湖秋水浩渺如烟。几疑是入了江南，好一卷烟云供养图画一样出现在眼前。湖上几株树，高低错落，纤细有致，闲闲的矗在水面，湖水浩渺任他浩渺，秋水含烟，远望无际。想起渔樵耕读。那日黄蓉受袭千仞铁砂掌之毒，垂危之际，得英姑指点教郭靖负她寻求大理国段皇爷救治。郭靖一路闯关，力挫隐居的大理国三大高手，连跃七处断崖，来到一道山梁前，却见一书生兀自坐在缺口处，挡住了去路，那书生摇头晃脑，口中朗朗有声。书生自诩诗

书满腹，以猜谜、对联出题为难，均被黄蓉一一应答。见黄蓉机敏，书生不甘，挥手一指又出一联：“风摆棕榈，千手拂摇折叠扇。”当是时，山中七月山寒水冷，荷叶凋零，莲梗在风中摇曳，好似戴着逍遥巾，见此情景，黄蓉一笑对道：“霜凋荷叶，独脚鬼戴逍遥巾。”此句一出，书生极赞，哈哈大笑，终引他们见到一灯大师。

时下，秋光未尽，胡杨凋零，枯枝临波，有寒意也有了禅意。心中泛起秋意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远处几只天鹅嘎嘎不止，忽而扇动翅膀击打水面，忽而凌空飞起。路对面，一丛丛红柳，风尘仆仆，沧桑萧瑟，“尘满霜髯雪鬓”好似人生的另一番景象。帕满湖与红柳丛，两处隔路相望，不足五十米，风景迥然不同。人生短暂，处处有风景，风也好，雨也罢，不过是四时点缀，不过是人生经历，且行且缓且独吟，风是景，雨是景，沧桑是景，萧瑟是景，唯有内心清静，才能看景是景，才能处处见风景。